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三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六 起著雍浥澼盡上章掩茂凡三年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六廟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

郊 己未始命考察在外填守武臣如文官例 是月

以何喬新爲刑部尚書喬新初爲刑部侍郎以剛正爲

萬安劉吉所忌上嗣位安等擬旨出喬新爲南京刑部

尚書借升秩以遠之中官懷恩不平詣闕正色曰新君

立當用正人何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旣而刑尙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吉代安爲首輔終忌之久不補至是以王恕復薦乃有是命御史湯璉復上書言劉吉與萬安尹直奸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是時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開而魏意氣尤銳其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先後劾馬文升周洪謨倪岳張悅等浸及王恕以故大臣多畏之而吉尤不能堪

攷異事見明史竊傳特書于是年之正月今據增

閏月敕修憲宗實

錄

詔天下舉異才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修實錄舉異材事今一據明書一據紀事本末

增

是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蘊等三

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閣臣劉吉竟取中旨  
允之章不下吏部尙書王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  
許時陝西巡撫缺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  
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任臣銓部尙所舉不效臣罪  
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  
屬臣不能安承風旨以固祿位且陛下旣以禎爲不可  
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賜骸骨上乃卒用禎

致異王恕  
論劾推事

諸書皆不載据明史恕傳特  
書于是年之閏正月今据增

二月戊戌祭太社太稷

丁未耕藉田禮畢宴羣臣教坊以襍伎進都御史馬

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卽斥去之耕藉之禮自成祖以後惟登極一行之

至是始定于每歲仲春上躬自行禮定爲制

政異定耕藉自是每

歲躬行三編据明史禮儀志增入苙著之質實中今從之

丙辰禁文武大臣請託

公事

是月封哈密左都督哈商爲忠順王哈商旣復

國會成化之末衛喇特揚汗王

舊作養罕

謀犯邊哈商知之

來告邊將嚴設備揚汗不得利去憾哈密遣兵掠其拉

木城

舊作刺木城

甘肅巡撫唐瑜因請假哈商以名位使益

固臣節至是其國人復訴衛拉特之逼欲得中國封以

威鄰部乃命哈商仍襲前封時衛拉特已與哈密和且

約婚不復擾而土爾番阿哈穆特聞哈商之封怒曰哈商非忠順族安得立乃僞與結婚而圖之 中官郭鏞請上豫選妃嬪以廣儲嗣庶子謝遷上言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慟猶新此必宦豎巧爲諛詞以動上非陛下本心也陛下富于春秋俟祥禫之後徐議未晚願亟寢前命詔罷選 三月乙丑命吏兵二部疏兩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備以上官姓名揭之文華殿壁有遷罷者易以新除 癸酉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加幣用太牢改分獻日分奠尚書王恕請之也禮畢御彝倫堂命祭酒費閻等進講閻舉商書說命篇敷陳時憲欽若

之義詞旨了暢上聳聽良久徐諭曰六經載聖人之道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朕與爾師生勉之 乙亥小王子

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是時伊斯瑪音已死入寇

者復稱小王子云

丙子御經筵

政異是月乙丑朔丙子十二日正後定之

講期故會典掘之以爲定制

先是吏部侍郎楊守陳請遵祖制開大

小經筵日再御朝其畧言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

小經筵當擇端介博雅之臣以次進講必于聖賢經旨

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講之明

而無疑乃行之篤而無弊凡前朝典籍祖宗謨訓百官

章奏皆當貯文華後殿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

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輒問一日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于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舉厓畧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面陳大要付諸司議其陞辭赴任者隨所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它具疏進者召閣臣議可否以行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于外



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如或經筵常朝祇循故事百官  
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荅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疏  
入上深嘉納丁丑復命儒臣日講時謝遷爲講官務積  
誠開上意每進講敷詞詳切上數稱善攷異守陳上疏  
据明史本傳在  
宏治改元之正月三編書于開經  
筵日中標以先是二字今從之  
壬午始視午朝于

左順門吏部尙書王恕復請之也恕言正統以來每日  
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雖聖主聰明豈能盡  
識盡察不過寄聰明于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  
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  
言或出于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

之真必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  
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  
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從之不久尋罷 是月  
都御史馬文升陳時政十五事曰選廉能以任風憲禁  
撫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  
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  
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  
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懷柔以安四裔節  
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禦外侮上頗采其言下所司  
議行其節用一事則云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言尤剴切 上之嗣位也起用言事  
謫降之林俊強珍等命科道官闕者悉增補於是南京  
吏部主事儲懽上言先朝直諫諸臣旣蒙軫念起改官  
資而前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尙  
奔嶺海蠻瘴之間臣甚惜焉又前進士李文祥當陛下  
御極之初倡衆敢言冀益新政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  
植而陰挫抑之天下皆知非陛下意方今增補諫官乞  
召此五人寘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疏  
入上命部臣以次起用吉與璣皆以星變言事被謫者  
而毓元預焉純以抗章留王恕故文祥以劾萬安劉吉

故安雖死而吉銜文祥次骨于是吏部擬擢官多爲吉所糾駁頗不盡起用夏四月甲寅以天暑錄囚自後歲以爲常是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禮部尙書周洪謨上書請修省上深納之維時庶子張昇亦因天變疏言陛下卽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被斥吉獨爲首輔復又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欵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廷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籠絡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灾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南京工部員外

預異天壽山震雷雨寇明史五行志不載證之明史  
周洪謨傳則是年四月事又張昇傳亦言因天變上  
書與憲章錄國史紀聞二申錄所記皆同今據書于四  
月下惟諸書皆作大風雨雹此据明史洪謨傳至以比  
李林甫賈似道則  
參憲章錄增入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釐正祀

典下尙書周洪謨等議以釋迦文殊上清太上老君不  
宜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古禮幽崇祭星今北極紫微大  
帝像之爲人稱之曰帝非典至風雲雷雨本合祀于南  
郊復隆秋報今徇道家言又有雷聲普化天尊之祀是  
瀆也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真君張道陵生辰遣官祭告  
非制大小青龍神禱雨無應不足祀梓潼帝君昔傳神  
姓張名亞子蜀人仕晉戰没人爲立祠唐宋屢封至英

顯王元加號爲帝君景泰中因京師舊廟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神廡食于蜀宜也與文昌六星無涉其祠在天下學校者當毀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傳王靈官法有驗乃建天將廟祀靈官謂宋徽宗時有西蜀薩堅授法于林靈素者其師也因于廟立祖師殿宣德中改大德觀封靈官曰崇恩真君祖師曰隆恩真君成化初改顯靈官歲易袍服其費不貲當革靈濟官祀金闕玉闕上帝蓋五代時徐溫子知證知諤也神世系事蹟非甚異其僭號亦當革于是祀典爲之一正洪謨又建議謂元武七宿不當信道家武當山修煉之說城隍

非人鬼不當有五月十一日誕辰之祭東嶽泰山既專祭封內且合祭郊壇則朝陽門外東嶽廟之祭實爲煩瀆上以崇祀既久不盡除也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以言官先後論奏致仕

歸又三年卒謚文安

致異洪謨之卒憲章錄系于是年之十月蓋據其致仕牽連並書也

今据明史本傳

卒在宏治四年 五月庚午太白晝見

丙子南京雷

震壞洪武門獸吻又壞孝陵御道樹 是月嘉興盜起

時嘉興百戶陳輔以盜販鹽爲邏者所發革官遂招集無賴作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吏置不問輔益恣與其父端子文婿鄧夔等率衆攻府治知府徐霖踰牆走因據

府庫縱獄囚劫軍器執千戶白鑑大掠城中奪舟趨太湖官軍不能遏填守中官張慶以聞先是二月間浙江景甯縣屏風山有異獸萬餘大如羊白色銜尾浮空去巡按御史暢亨請罷溫處銀礦而真填守太監張慶于法至是上諭戶部曰浙江財賦甲天下有銀礦鹽場之利易以生盜而官吏怠玩武備廢弛嘉興城守輳集之地尙爾寇賊縱橫則山谿僻縣姦宄潛伏乘機竊發者更不可詰乃遣刑部侍郎彭韶馳往巡視偕鎮巡官督諸司討平之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乙未小王子率部落潛住大同近邊營亘三十里遣使千五百餘人



欵關求通貢巡撫許進以便宜納之聞于朝所上書自

稱大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遣五百人詣京師

致異明史

本紀不書今據明史稿系之是月乙未惟其書寇大同宜府證之韃靼傳言宏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白稱大元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

所記與三編合今摺三編書之

甲寅歲星晝見

是月清理淮浙鹽法淮浙鹽自成化間爲勢豪乞中者

所撓有司不敢與忤每事姑息以是鹽法日壞商病而

課不充邊儲匱乏戶部尙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整理

上以彭韶方在浙卽命韶理浙鹽而別遣戶部左侍郎

李嗣清理兩淮鹽法嗣至淮乃建買補餘鹽之議初洪

武劄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竈戶勤者正課

外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其鹽石商  
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  
振貧竈至是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  
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值二充  
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  
正課而鹽法小變詔以浙商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逋  
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上條其利弊  
奏行之 秋七月戊辰減浙江溫處等銀課萬餘兩汰  
管理銀場官 是月文華殿日講畢賜講官程敏政等  
各織金緋衣金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南京御史張

曷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屢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息之漸也內侍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尙揭于宮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干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牛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

爲戒上嘉納之

致異諸書不載事見明史昺傳蓋是年五月昺以大風拔孝陵柏樹劾劉吉等

十二人

是冬昺之被貶此

御史曹璘上言星隕地震

二事其張本也今分書之

及金木二星晝見請御經筵罷斥劉吉等又請罷內史

書堂以消天變上不懌降旨譙讓

致異此亦据明史璘傳特書元年七月今

增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亥犯獨石馬營

是時小王子又糾其別部曰巴延蒙克王

舊作伯顏與猛可王

俱入朝自是屢以入貢爲名沿邊寇掠且漸往來套中

矣丙辰減雲南銀課二萬兩

致異浙江雲南銀課減數見明史食貨志明史

福漏却浙江明史漏却雲南今分系之七八兩月

是月張九功復請更正文

唐祀典大畧言從祀諸賢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

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言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彌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纂弑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啟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鯨及孟孫氏配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侍郎倪岳則言馬融王弼之徒雖立身不無可議而六經煨燼賴以守缺抱殘自是唐之注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多引其說何可盡廢

于是從祀之議中寢

夜異据憲章錄明書請更正文廟祀典俱系之是年八月以其與上

交釐正祀典同在張九功一奏中也明史禮志云初洪武時司業宋濂請去像設廟主禮儀樂章亦多更定太祖不允成宏問少詹程敏政謂馬融等入人當斥給事中張九功推言之竝請罷荀況公伯寮遠瑗等而進后蔡王通胡瑗爲禮官周洪謨所却而止至是以張璠力主不敢違毀像蓋用濂說先賢去留畧如九功言與是年八月事合至謝鐸請罷吳澄從祀則明史鐸傳中詳之且言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尙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從祀如故是又議

九月己卯錄因

冬十月乙卯振湖廣四川饑

是月召南京尙書耿裕

爲禮部尙書代周洪謨也尋又改倪岳爲禮部左侍郎

時裕因災異條上時事及申理言官先後陳言甚衆值公私侈靡耗費日增裕隨事救正大都歸于節儉岳好

學博綜經世之務佐理部事一切禮文制度裕皆取決焉十一月甲申妖僧繼曉伏誅繼曉既罷爲民歸至是給事中林廷玉復請逮治乃令有司執送京師法司論其罪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瑀言繼曉罪大不當宥命弃市同時有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于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因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乙酉免河南被災秋糧是月土爾番阿哈穆特潛師至哈密城下誘哈商舊譯見前三編一作哈尙盟執殺之復襲破哈密城仍令伊蘭據其地留六十人助之

尋遣使入貢稱與哈密結姻乞賜蟒服及九龍渾金膝

襪諸物使至甘州哈密都指揮阿穆呼朗

舊作阿木郎

告變

朝廷亦不罪番使但令還諭其主反侵地阿哈瑪特竟不奉命復遣使來貢禮官議薄其賞而拘其使臣是

冬太監蔣琮劾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閣臣劉吉構之也先是孝陵雷震之異紘率六科昂率十三道交章劾吉等十餘人吉銜之至是紘昂奉命閱軍軍多缺伍兩人欲劾奏守備中官琮知之乃先劾二人章下內閣吉修劾擬黜之外尚書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乃調紘南



京光祿寺署丞昂南京通政司經歷

致異二人被劾調外事諸書皆不載

明史昂傳書于是年之冬並著二人被劾之本末今摭增

擢貴州布政使王詔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土官好爭襲所司入其賄

變亂曲直生邊患詔至苞苴不通繩之以法且去弊政

之不便者又以前尚書吳雲在洪武中繼王禕死事後

禕賜謚歲祀之而不及雲詔以爲請乃謚雲忠節並祀

稱二忠祠

致異七禕吳雲並祀京師稱二忠見洪武八年此所請乃並祀雲南今據明史本傳

是歲侍講劉穀以上卽位頒詔安南由南甯乘傳抵其

國交人大驚截依舊制受陪臣拜謁不交一語越宿卽

行餽遺一無所受使人要于塗固致之卒麾去時與前

奉使之徐琦章敞並爲交人所重云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辛未大  
祀南郊 二月癸巳截湖廣漕米二十萬石振四川饑  
時蜀中大饑先後遣戶部郎中江漢王宏往振仍發帑  
金二萬爲饑民耕種之具先是流民逐食四出巡撫謝  
士元檄所部置廣室十餘區作糜食之且令所在給符  
遣歸道經郡縣驗而廩之粟乃漸復業時朝廷雖命轉  
湖廣漕久不至賴士元區畫民得以濟會湖廣歲亦歉  
轉漕竟止不發四川故多盜有野王剛者嘯聚且五年  
矣劫掠夔州新甯往來大甯大昌諸縣前守臣畏罪匿

不以聞乘歲饑土番大小娃復煽亂土元託行邊馳詣其地大小娃懼泥首迓道左立諭散之剛更轉入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副都御史戴珊方撫治鄖陽請集湖廣陝西合四川兵討之于是土元亦遣兵會討賊聞風潰珊督湖廣兵攜其巢盜悉平 是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子俊以先朝舊臣上待之獨厚改元以來疏陳十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多允行至是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畧凡奏疏文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

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讎叢  
起子俊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擢馬文升兵  
部尙書代子俊也竝命兼督十二團營時兵政廢弛西  
北部落不時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黜貪懦三十餘人  
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  
上聞詔錦衣衛緝捕給騎士十二人衛出入文升乞休  
慰諭之文升又請于團營內選馬步銳卒二千遇警徵  
調且遵洪永故事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陣下營三日演  
武皆報可以屠瀟代文升爲左都御史下監察御史  
湯龔于獄初龔與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

文祥交善竝負意氣裁量人物劉吉之被劾也諸人有  
力焉而魏章屢上不已吉銜之次骨使人陷御史魏璋  
曰君能去魏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魏短于是吉  
人之獄起時上方遣官振四川饑吉人上言宜遣四使  
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給事  
中宋琮陳瑊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鐘員外郎東  
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及壽州知州劉槩可使  
而巡按則魏足任之璋遂草疏僞署同官陳景隆等名  
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上怒下人錦衣獄令自引  
其黨人以魏璘思誠槩福對璋又嗾同官陳璧等言璘

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龜槩文祥智及知州董傑是也  
槩嘗餽遺龜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龜手  
挽之得不仆又見龜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  
人騎牛國姓也意者國將傾賴龜扶之引君當道耳龜  
槩等自相標榜詆毀時政請竝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  
從中主之遂悉下詔獄時槩知壽州龜里也上之卽位  
也槩上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小人  
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  
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  
微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然後薦易其軟美

易制者以行其交通餌引之計故刑賞予奪名雖人主獨操實一出于其所簸弄黨立勢成復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于上耳無聞目無見以自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會考績赴都遂遇禍傑以進士授外任方入都謁選會尙書王恕請暑月輟講爲鼐所劾傑亦抗疏爭之尋授沔陽知州甫數月遂就逮智與文祥皆吉所深恨者時文祥方以王恕薦召爲兵部主事未踰月吉輒嗾其黨魏璋竝入二人名智身親三木僅屬

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  
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  
爲憂與魏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也然是時獻  
者皆承吉意吉欲以一綱盡置之死賴尙書何喬新侍  
郎彭韶力持之外議亦洵洵不平乃坐槩妖言律斬龔  
受賄戍肅州人欺罔削籍智文祥傑皆謫官吏部尙書  
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槩書詞雖妄不  
過推詔湯龔等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亾秦讖者更何  
以罪之上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旣而熱審喬新等言槩  
本不應妖言律且槩五歲而孤無兄弟母孫氏守節三



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槩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恤乃

減槩死戍海州

致異湯鼐等下獄謫戍三編系之是年之二月正遣使振四川饑時也紀事本

本同惟憲章法傳二錄皆書於元年之四月今按王恕請暑月輟講鼐上章劾之在元年之六月安得有下鼐等于獄之事若謂因劉吉之恨牽連並記則彼時四川之饑報未至遣振之諸臣無間相差殆及一年其爲舛誤明甚至憲章錄分書其事以下獄系之去年謫戍皆系之今年亦非也据三編所記本之實錄下獄謫戍皆在二年振四川饑之後證之明史鼐傳時事悉符今据三編參明史書之

復起南京御史

姜紹之獄南京沿江蘆場故隸三廠給中官採用成化

初江浦縣田多沈于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

補沈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奸民輒投獻守備中官指爲

蘆場收其利民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上卽位

詔勢家悉返投獻地縣民乃相率訴于朝下綰覆按南  
京守備中官蔣琮屬綰求右己不應尋上疏言琮以守  
備重臣不宜與小民爭利因歷數其變亂成法之十罪  
疏入下南京三法司請遣官覆治先是御史余濬劾中  
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  
錦勘報時錦與給事中方向監後湖黃冊黃冊者洪武  
中置庫于後湖令主事給事中各一人守之而錦故與  
祖生有隙向亦嘗率同官繆樛等劾祖生及文武大臣  
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樹劾大學士劉吉等十一人  
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次骨遂訐向錦實侵湖田詔

下法司勘勘未上而琮爲縉所劾于是琮祖生及吉合

謀復陷南京科道等請逮治之

攷異据明史姜縉傳縉劾蔣琮在是年二月三

編系之三年正月者据其被逮下獄之年月也今分書之

三月己未免陝西被灾

秋糧三分之二 乙丑寇犯宣府獨石 戊寅閉會川

衛銀礦 是月以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紘

奏中官奸利及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紀請從

都御史勾稽詔從之 大理寺評事夏鍬上疏曰臣伏

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

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名則愈足以見

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

祇成後世之名所惜者獨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

故使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而名固歸于人主之一身

矣疏入留中候前四川巡撫填子也

致異據紀聞憲章錄紀事本末諸書

皆系之是年湯璲下獄之後惟明史本傳言四年璲以進士謁選入都上書救鄒智李文祥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與諸書異竝識于此

夏四月庚戌錄囚 丁巳復

減浙江銀課 是月吏部尚書王恕乞致仕不許詔免

其午朝及風雨朝參恕以請寒暑輟講經筵爲湯璲等所劾恕自認過乞放還上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聞上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復請起復匠官潘俊供

役恕力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而是時  
劉吉方用事多尼之會兩京獄起吉所構陷之湯鼐劉  
槩姜綰及張昺周紘等恕皆抗章力救吉益恨乃合私  
人魏璋等共排之凡恕先後推用之羅明熊懷強珍陳  
壽邱鼐白思明等咸嗾璋等糾駁恕自知不得行其志  
連章求去賴中官懷恩數于上前左右之得不加害致異  
恕求致仕詔免午朝等事皆見明史本傳傳中所記正  
湯鼐姜綰獄起之後事明書系之四月是也今從之並  
據本傳增入 五月庚申河決開封自原武由開封黃沙岡  
抵紅船灣凡六所又決埽頭五所東北入沁河溢流爲  
二一決南岸自于家店經蘭陽縣南東至歸德由徐邳

人淮一決北岸自封邱縣之荆隆口漫祥符潰儀封縣  
之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郡邑多被害汴梁尤  
甚議者請遷開封城于許州以避患布政使徐恪持不  
可乃止命所司役夫五萬人治之 六月京師及通州

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效異此據憲章錄紀

聞等書明史五行志入之七月据下詔月分且是時順  
永河保四府州縣皆大水奏報之先後不一今分月書  
之

秋七月壬戌敕兩京錄囚 癸亥以京師陰雨南

京風雷詔文武羣臣勉加修省政事有闕失當更正者  
以聞于是給事中韓重等應詔陳四事一存敬畏以契  
天心一慎用人以奉天命一祛弊政以消天變一謹號

令以肅天威上嘉納之惟御史歐陽旦上言七事極詆  
 閣臣劉吉不職狀乞罷歸田里上以其妄言切責之戶  
 部郎中周軫請革皇莊言天子藏富于民不宜有莊與  
 民爭利宜捐付民佃種責其租稅疏入留中時尙書何  
 喬新亦以京城大水請恤被災民戶又慮刑獄失平條  
 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悉爲閣臣劉吉所格不行 戊  
 寅振畿內水災給貧民麥種復遣官分振河間永平戶  
 給米一石 八月丁酉復四川流民復業者襍役三年  
 壬寅敕孟密歸木邦侵地時雲南守臣奏孟密曩罕  
 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孟等

叛其勢非盡吞併不已乞敕入百宜慰司與木那和好  
互相救援亦敕木那宣慰收拾人心親愛骨肉勿使孟  
密得乘間誘叛自致孤弱如孟密聽諭方許曩罕弄孫  
承襲報可竝敕雲南守臣親詣金齒曉諭復降敕詰責  
前填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啟釁者致異據明史稿系之  
八月壬寅明史不載  
證之木那傳正  
在是年今據增 已酉奉憲宗神主祔太廟初憲宗既

葬將行升祔禮而是時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僖仁  
四廟宜以次奉祧禮部尙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國家  
自德祖以上世次莫推則德祖宜視周后稷爲不祧之  
始祖太祖太宗則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也今憲宗升



祔當祧懿祖宜于太廟寢殿後別建祧殿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禮時吏部侍郎楊守陳言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禮之正今請并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殿時享尊太祖祫祭于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上從禮官議建祧廟于寢殿後遣官祭告宗廟上具素服告憲宗几筵祭畢奉遷懿祖神主衣冠于後殿牀幔御座儀

物則貯于神庫自後奉祧仿此 九月以白昂爲戶部

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

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

攷異憲章錄紀事本末等書皆記命白昂

于三年四月河決陽武之下證之明史河渠志書河決開封于是年五月命白昂在九月白昂上書論治河在明年正月而明年四月河決陽武則佚之蓋是時昂方修治功未竟也至昂之奉命上書志中分書年月皆可攷證今

冬十月乙巳罷浦城銀冶 己酉錄囚 十

一月戊午以順天饑發粟平糶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

食之 辛卯賜故少保于謙謚給事中孫需上言謙功

在社稷宜賜贈謚庶祀時謙子冕爲應天府尹亦請之

上曰謙能安社稷以遏寇畧其定國捍患之績著矣中

罹權奸之害雖先帝已嘗昭雪優加褒卹而不使之庸食于後猶未足爲効忠者勸乃加贈光祿大夫上柱國

謚忠愍立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學士程敏政爲作旌功

錄祠成郎中李夢陽爲之記萬厯中改謚忠肅

致異于忠肅請

謚据明史謙傳用給事中孫需言三編則謂子冕所請蓋据實錄是二人先後奏請今並書之忠愍明史作肅

愍三編實錄亦云据實錄是歲西域賽瑪爾堪

舊作撒馬兒罕入貢獅子

土爾番亦貢焉先是土爾番遣將伊蘭據哈密哈密將

阿穆呼朗

舊譯見上

規知伊蘭勢弱請援于邊臣調赤斤罕

東兵夜襲破其城伊蘭遁去因命哈密弟恩克保喇

舊作

奄克李刺襲都督同知給新印而阿穆呼朗等以力薄不能

守尋引還土爾番復據哈密城如故至是來貢上言願  
獻還哈密城印禮臣請却其貢上不從並敕兵部還其  
前拘之使臣命內官張芾護行諭內閣草敕閣臣劉吉  
等言阿哈穆特背負天恩殺我所立哈商宜遣大將直  
搗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或不卽討亦當如  
古帝王封玉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  
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乃  
無故召番人入大內看戲師子大賚御品誇耀而出都  
下聞之咸駭嘆以爲祖宗以來從無此事奈何屈萬乘  
之尊爲奇獸之玩俾異言異服之人雜遝清嚴之地況

使臣滿刺土兒卽哈商之外舅怙主事仇逆天無道而阿哈穆特方聚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正合事宜若不停張芾之行彼使臣還國必謂中土帝王可通情希寵長番賊之志損天朝之威莫甚于此疏入上止芾行而問開臣興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資因言飼獅日用二羊一歲則七百二十羊又守獅日役校尉五十人一歲則一萬八千人若絕其餼養聽其自斃傳之千歲實爲美談上不能用明年復遣使從海道貢師子始却之

攷異据明史本

紀云是年土魯番入貢撒馬兒罕貢師子鸚鵡却之證之土魯番及劉吉傳則土魯番及撒馬兒罕俱貢師子

也且二傳俱云諸臣請却其貢上不能用又土爾番傳中已有召番人入大內看戲師子之語是則本紀所載並明年再貢却之之事牽連並記耳又據土爾番傳初貢師子在三年之春再貢在秋蓋奏報及使至之先後不同耳非紀與傳之自相矛盾也今年月據本紀參二傳書之

上嗣位陞陝西布政

使梁璟以右都御史巡撫湖廣是歲兩京饑璟奏免南北漕糧八十九萬餘石從之上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復貢黃精梅筍茶芽諸物武當道士先止四百至是倍之所度道童又倍之咸衣食于官月給油蠟香楮及灑掃夫役以千計璟奏請停免多見采納擢太常少卿周經爲禮部右侍郎時中官請修黃村尼寺祀孝穆太后土爾番貢師子不由甘

肅假道滿刺加浮海至廣東經倡議毀尼寺却番貢不與通尋改吏部進左侍郎通政經歷沈祿者皇后姑壻也尙書王恕在告中官傳旨擢祿本司參議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疏爭之雖不能止朝論賤焉以鄧廷瓚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初廷瓚以淳安知縣內遷太僕寺丞時以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特擢廷瓚爲知府政平令和巡撫陳儼上其治行憲宗令久任九載秩滿始遷山東參政尋進布政使廷瓚自令至守淹留踰三十年至是去知府止三歲遂得開府尋以母憂歸令服闋還原任

三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南郊 是月再發倉米三十萬石振畿南諸郡縣 下南京御史姜綰等十人于獄尋貶官南京後湖田之獄會楊守隨爲應天府尹勘中官守備蔣琮罪且雪方向盧錦等琮乃嗾其黨郭鏞竝劾守隨時鏞奉使兩廣道南京駕方舟泛湖御史孫紘以擅遊禁地劾之鏞怒歸訴于上言守隨勘向錦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上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及綰琮互訐事比報謂守隨失出如鏞言綰琮互訐皆私忿方綰疏之下三法司也刑部尚書何喬新請移南京法司勘治琮因條辨綰疏謂已嘗奏下



李孜省獄綰與喬新皆其鄉人欲以傾已圖報復至是謚等因論琮不應先囑勘官後誣指綰與喬新爲孜省黨綰等亦不當逞忿瀆奏竝宜逮治乃褫錦職謫守隨向有差于是與綰同官之孫紘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余濬及給事中繆樛皆在逮中給事中陳璠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御史十人于獄不省卒宥琮不問而貶綰等爲州判官陳祖生雖違制墾田亦獲宥是時大學士劉吉方惡言官遂結內官頻興兩獄于是兩京臺署爲之一空尙書王恕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李敏亦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而上先

入吉譖不知也由是中外惡吉爲之側目 戶部侍郎  
白昂上書論治河其畧曰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  
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  
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爲二支一經  
尉氏等縣合潁水下滄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  
河下荆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過鳳陽之亳縣亦  
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  
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荆隆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  
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  
符翟家口合沁水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

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  
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  
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荆隆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  
于北流所經七縣築爲堤岸以衛張秋但原敕山東河  
南北直隸而南直隸之淮徐實河所經行要地尙無所  
統上乃并以命昂舉郎中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  
築陽武長堤以衛張秋引中牟決河出滎澤濬宿州古  
汴河又濬歸德睢河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  
淮以達海南北分治水患稍甯致異白昂治河在去年九月此其莅事後所上  
方畧明史河渠志特書  
于是年之正月今據之  
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災秋糧

以河決後民困未蘇也甲午戶部復以南畿之鳳陽淮揚湖廣之鄖襄及河南南陽諸郡水旱請免徵芻糧及麥絲之稅詔曰凶年當損上益下必欲取盈如病民何部臣言甚稱朕旨亟如所請行之已而潞沁二衛所屯田被災舊制屯田災及三分乃免糧部臣格于例不敢

請蠲上聞之曰歲饑方將振之安可復徵特免之

致異明史

本紀是月免河南及南畿湖廣稅糧據三編則戶部所請兼及三省之芻糧麥絲及潞沁二衛屯田之稅皆硃實錄增今從之召后父張巒至京師巒以郕貢入太學上優

禮外家踰年遂封壽甯伯三月丙辰命天下預備倉積糧以里數多寡爲差凡州縣十里以下者積穀五千

石十里以上二十里以下者積一萬五千石二十里者積二萬石其上以是爲差至八百里以下限積十九萬石衛千戶所積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謫官著爲令 庚午賜錢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戌詔兵部侍郎張海左通政元守直閩邊 是月劉吉偕同列上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燕樂游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游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是時吉于閣臣居首而同列徐溥劉健皆正

人故兩人有論建吉亦署名去年二月旱上命儒臣撰文禱雨吉等言邇者奸徒襲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觀一驗以希進用倖門一開邀寵召禍實由于此五月七月又以災異言事請上修省慎終如始是年之春又以西域再貢師子請却番貢凡此皆不盡由吉而吉之領袖以竊美名皆此類也致異事見明史劉吉傳書于是年之三月並類記前後事今從之中官乞鷹場牧馬地千頃戶部尚書李敏言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業不宜奪耕種之地以爲飛走之所從之致異事見明史敏傳明書及紀

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三月今從之惟中官明史作貴戚稍異

夏四月丙戌寇犯宣

府獨石 五月甲子錄囚 六月鞬鞞別部巴顏蒙克

舊譯

見上遣人貢馬

秋七月起侍講謝鐸爲南京國子祭

酒鐸兩遭親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上卽位言者

交薦以言官召修憲宗實錄至是遂擢是職上言六事

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官饌均撥厯其正

祀典則請罷吳澄而進宋儒楊時爲禮部所持卒不行

明年謝病去

攷異鐸請罷吳澄從祀已見元年釐正祀典下蓋明史禮志因議祀典諸臣並及之

也鐸之請据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七月惟傳言進

楊時而罷吳澄爲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從

祀如故今攷瀚爲禮尚在宏治十三年楊時從祀在入

年且鐸以是年擢南京祭酒明年謝病歸十年復起則

時從祀時鐸已去朝蓋建論在先從祀在後也又攷瀚

傳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厯禮部左右侍郎然

則明史傳中尙書二字蓋侍郎二字  
之誤也今但書爲禮部所持云云  
九月庚戌禁內

府加派供御物料 是月土爾番使者至京師先是土  
爾番再貢師子朝議却之其使乃潛詣京師禮官請治  
沿途有司罪仍却其使當是時中外又安大臣馬文升  
耿裕輩咸知國體于貢使多所裁損阿哈穆特始知中  
國有人稍稍斂戢 閏月癸巳禁宗室勲戚奏請田土  
及受人投獻上之登極也詔勢家所受獻地悉還之民  
尋有南京蘆場之訟其弊如故至是刑科給事中胡金  
復以爲言乃申是禁然上性寬厚雖屢申禁不能盡執  
法也 是秋詔修葺于大興隆寺理刑知縣王嶽駒遇



之中使粹辱嶽使跪寺前御史任儀劾中使罪姓名偶  
誤乃竝儀下吏貶知縣 冬十月辛亥錄囚 十一月  
戊戌有彗星見天津南尾指東北大學士劉吉等言邇  
者妖星出天津厯杓曰近營室稽之載籍其占爲兵爲  
饑爲水旱今兩京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  
登倘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  
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意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  
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牆皆非急務宜悉停止上嘉  
納之甲辰詔停工役及罷內官燒造瓷器 十二月戊  
申朔彗入營室 辛亥以星變敕羣臣修省陳軍民利

病吏部侍郎彭韶上言宦官太盛濫授官太多亟宜裁

損杜倖門又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上善其言而

不能用

攷異明史本紀書彗見在十二月摺修省下詔之月日也天文志彗見始于十一月三編摺實

錄系之十一  
月今分書之

己未京師一日地再震

攷異三編日云是月十二日也

是月戊申朔

庚申彗見天倉漸沒

壬戌減供御品物並

敕罷明年上元燈火 是歲廣西恩城州土知州岑欽

攻逐田州知府岑溥初溥既與欽共誅黃明

事見成化十六年

已復與欽交惡欽遂攻奪田州與其黨泗城知州岑應

分踞其地至是總督秦紘以兵入田州逐欽欽與應復

交殺紘乃還溥于田州留官軍戍之亂乃定

明通鑑卷三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七

起重光大淵獻蓋闕  
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  
祀南郊 辛卯停慶成宴 是月戶部尙書李敏致仕  
時敏有疾在告上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  
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生平篤于行誼所得祿悉  
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  
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于官賜名紫雲書院掌

戶部力請革皇莊時不能用繼以論救姜紹與中官相惡遂不得行其志云敏罷踰月進戶部侍郎葉淇爲本部尙書 二月己巳敕法司曰曩因天變示譴救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矜疑放遣者數十百人朕以爲寬之于終孰若慎之于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毋姑息毋苛刻毋傳致于一時冀不坐于他日庶協古人欽恤之訓焉

是月召南僉都御史白昂爲都御史以屠瀟罷也

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先是紘在鎮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詔逮景下獄景許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

死景連嫺周太后家有與援許絃不已乃竝逮絃連鞠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閒住而絃亦坐罷尙書王恕請留絃不納絃自成化末被誣爲尹旻黨謫官上卽位以恕薦督漕運尋督兩廣軍務在制府二年多所飭治時中官武臣填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干預公事賊殺無辜又交通土官爲奸利前督臣宋旻屠瀟喋不敢言絃至輒疏于朝請申條禁填守官益銜之會田州之亂遣兵安定方議討平黎徭勦山後之賊而逮治之命已下絃部署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驛從仍如開府儀踰嶺囚服就繫語官校曰兩廣蠻夷褻處總制體尊逮就

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皆服其知體 夏四

月乙丑遣司禮太監韋泰同法司錄囚 辛未太白晝

見 是月以禮部公廨火尙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被

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

致異事見明史裕傳據七卿表在是年四月今按五行志禮部

官廨火在是年二月戊午蓋諸人被劾至此始下獄也今據本傳

六月辛亥京師地

日凡三震

致異三編目云月之六日也是月丙午朔今從之

是月南京工部

侍郎黃孔昭卒孔昭在成化中由工部主事改吏部文

選司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戶謝客孔昭曰國家儲才

猶富家之積粟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

日乃可以濟用每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

于冊由是銓叙平允居平嗜學篤行與陳選林鶚謝鐸

友善並爲士類所宗嘉靖中追贈禮部尙書謚文毅

友孔昭之卒據明史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六月今從之

秋八月庚戌以水災停

蘇州浙江今年織造乙卯南京及淮揚二府同日地震

震及異明史本紀但書南京地震證之五行志則淮揚亦同日震三編亦據增于六月京師地震日中今從

之是日南京晦冥己未封皇弟祐楛爲壽王祐棹汝

王祐楛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丁卯以憲宗皇帝

實錄成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

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月刑部尙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在刑部

值閣臣劉吉仇正人屢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憤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屬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覲遷而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卽誣喬新受賂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居官廉

介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時論惜之攷異喬新致仕憲章錄紀聞等書皆系之是年之春蓋據其外家起訟之月也至諸書皆云喬新坐受饒遺下獄證之明史本傳則下獄者乃其外家非喬新也今據七卿表喬新致仕在八月其本末參本傳書之

九月丁酉皇長子生

攷異明史本紀書皇子生于十月丙辰據下詔之月日也三編彙載

于五年立太子目中云前年九月丁酉據實錄也諸書作九月二十四日是月甲戌朔丁酉正二十四日今據



之

是月擢吏部侍郎彭韶爲刑部尙書代何喬新也

韶與喬新同以氣節相尙佐吏部與王恕驟人材發功實仕路爲清至是遷掌刑部會柳景爲秦紘劾罷坐贓數千徵僅十之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于澳也不從 冬十月癸丑錄囚 丙辰

以皇子生詔天下 戊午河決開封懷慶及宣武睢陽諸衛皆被災命有司分振之 乙丑晉禮部尙書太子太保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大臣入閣自景

泰間王文始然猶都御史也至是濬以尚書入閣而閣體愈崇故事大學士秩五品非加三孤及宮傅者仍班尚書下時王恕長六卿位濬上濬自以閣部相兼欲示尊異而恕仍舊制不讓濬不悅已而內宴濬徑居恕上自是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尚書上實自濬始也

攷異據王弇州二史攷誤言以大臣入閣者前有王文即濬王瓊雙溪傑記以爲尚書入內閣自焦芳始誤也三編質實引之然王文以都御史入閣而以尚書入閣者實自濬始並叙之

是月改

封興王于安陸 前庶吉士鄒智卒智以湯隗獄謫廣東石城所吏目比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至是得疾

遷卒年二十六天啟初追謚忠介 十一月庚辰振南

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爾番復貢師子請還金印及所

據哈密十一城甘肅總兵官周玉爲之奏請許之果以

城印來歸

致異招明史土爾番貢師子在是年之秋蓋

詔還其所拘之使臣並厚賚之 是月鳳陽陵火時有

遺火山場者遂延葬九十餘里巡按官劾留守中官王

正等罪贖杖還職 復召秦紘爲南京戶部尙書時言

官交章論紘無罪詔起之紘自爲大臣先後以劾宗戚

屢得罪賴廉直受主知又所在著勞績爲廷臣所推故

再仆再起云 是歲以河南布政使徐恪爲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恪所部多王府持法嚴宗人多不悅平樂  
義甯二王遂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勘無驗坐恪入  
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上知恪無罪而以二  
王幼降敕切責命與湖廣巡撫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  
送數十里不絕比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携鹽數百  
艘抑賣于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構于上居一年  
中旨改南京工部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  
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上慰  
留乃拜命後以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召右副都  
御史佶鍾爲戶部侍郎鍾以三年巡撫蘇松諸府盡心

荒政至是召佐戶部總督倉場未幾改吏部

五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二月丙寅詔封安定王

之族人善巴

舊作陝巴

爲忠順

王時土爾番旣獻還哈密城

兵部尙書馬文升言番人素畏蒙古必得元裔填之有

安定王沁布

舊作千奔

之族人善巴乃故忠順王托克托之

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從之時又有綽爾濟者沁布弟也

初哈密無主廷臣固嘗屬綽爾濟而綽爾濟憚哈密多

事不欲立及事定又覲得爵兵部以其反復持不許會

諸番亦以善巴奏請遂有是命而以阿穆呼朗爲都督

僉事輔之 庚午減陝西織造絨氍之半巡按御史張

文請之也。又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  
帖子降圖式織造絨毼數百事，竝宜停止，以其價振業  
貧民，命減其半。一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赦  
天下。錄太厝配饗功臣，後初功臣佐太祖定天下，卒  
後追封王者六人，中山開平岐陽甯河東驍黔甯是也。  
其子孫皆襲侯，至是不替爵者，惟中山黔甯而已。上以  
立太子，頒恩詔及之，命吏部訪以聞。致撰諸書皆系諸  
臣裔孫襲封，于是  
年惟明史本紀分書之，蓋訪錄在先，予襲在後也。三編  
統系之六年二月日中亦類記訪錄，功臣後于五年蓋  
本紀之分書，其月日皆據實錄也。今參三編所記分書之。  
辛卯古田獠叛，初廣西  
獠獠惟古田種類最繁，其強者曰韋，曰白，曰閉，而皆并

于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而食之事聞命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千戶王珊等進討皆遇伏敗死詔奪兩廣總督閔珪等俸令益兵進剿是月進后父張巒爲壽甯侯先是巒封伯請勲號誥券尙書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至是仍以后故晉封爵夏四月丁巳錄囚是月大學士邱濬上言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

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于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尙不惑于異端節財用不至于耗國公任使不失于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市罷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列時弊二十二事上納之

攷異据明史濟傳上書在是年憲章錄二申錄皆系之是

年之四月

五月乙亥太白晝見 是月詔求遺書從

大學士邱濬之請也濬言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祕冊又廣購民間一時所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



永樂大典以備攷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烏可使經籍廢墜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卽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富高輪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后不致廢壞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核在外未聞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祕書監集賢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國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

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累朝頒降之書及舊鈔書板而已今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督典籍官彙若干冊冊若干卷檢其有副本者分貯一冊于南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俾所在有司校錄呈送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書而存數本一本而藏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僚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局鑄廷臣有因事欲稽攷者奏請詣閱以爲常規則于文治有裨焉疏入上嘉納之故有是命

三編質實按宋書王儉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爾臺選二

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人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秘書監非始于唐崇文館亦非始于宋也宋志稱秘書郎掌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秘書省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諸加兵部尙書馬文升太子云然者特臨文偶舉耳

少保文升請崇正學抑邪說節財用省工作所論奏甚眾至是以民困賦役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三十萬蘇松治

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上皆嘉納之

及異事見明史文升本傳證之是年河決江浙水災及征蠻防

邊皆用工役之時今統系之是月加太子少保下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

災稅糧 是月下御史彭程于獄程巡視光祿寺見造

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齋醮之所也程上疏言光祿金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益之地先

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尙不能自免禍焉能福人陛下卽位若輩廢斥殆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果復有此則宜過之將萌如無之請治所司逢迎罪時上初無造皇器之命特光祿仍故事未革置以備也及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下錦衣獄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上有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程法司論罪刑部尙書彭韶擬程贖杖還職不許韶復抗章申救且言光祿寺糜用無籍經費不支牲物槩賒之市肆大爲賈人累及今不節恐無以善後程欲爲國家惜經費心本無他但不應引李孜省事疏

入上令光祿寺籍歲出之數以聞而戍程及家屬于邊  
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  
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  
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  
亦異禹錫所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尙隨父戍所遂  
舉廣西鄉試明年上念程母老放還 秋七月甲午振  
南畿浙江山東饑時山東久旱南畿浙江水災兵部尙  
書馬文升疏請振卹從之先是浙饑餘杭致仕尙書鄒  
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且盜乞亟行振卹上以幹  
家居憂國賜羊酒文綺勞之乃特遣侍郎吳厚巡視浙

江督有司振濟給事中吳世忠復上疏言近者各行省以灾告而浙江爲甚致廛宸衷屢飭百司經畫乃振恤之典有加而惠澤之實未究良由府縣官吏發粟不時文書勘報動淹旬月俟既得食而饑者已死流者已遠又况書吏胥役因緣爲奸更有不可勝言者今欲約之以法莫若稽諸冊籍以產之多寡驗民之窮富凡遇給振視此爲則富者不得濫支貧者獲沾實德庶弊革而惠行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倉二事詔舉行之

發異明史稿書

振南畿山東于是月而振浙江更系之入月乙卯明史統書之是月三編綱目亦書于七月下今從之

是月河復決數道入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

流絕命工部侍郎陳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

而政尋卒

攷異諸書皆系之是年之七月惟明史運河條下書于四年按明年命劉大夏治河則政

卒當在是年

八月癸卯劉吉罷吉居內閣十八年柄

今牽連言之

政久權勢烜赫上初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無去志

及是上欲封后弟張延齡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盡封

二太后家子弟乃可上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

給驛歸吉性機詐善傅會銳于營私屢爲言路所攻晉

官不已人目之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

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

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令



已而吉罷令亦不行歸踰年卒

攷異据明史吉傳言帝欲封后弟伯爵是年后

父張巒卒巒時已進侯子鶴齡于是年十一月襲侯爵

則此所指蓋延齡也證之思澤表延齡封伯在八年十

一月蓋帝欲以是年封因吉

乙丑停南京蘇州浙江

言中止耳今据表傳參書之

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灾故也 是月壽甯侯張巒卒

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爲侯巒以后父故特賜祭

葬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擇葬地中旨復官大學士徐

溥等言卽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庶臣

等不敢奉詔乃止 冬十月丙辰錄囚 壬戌貴州都

勻苗叛初有苗賊七千人攻圍楊安堡都指揮劉英統

兵覘之爲所困詔填巡官往援乃得出至是復有苗黨

也富架長脚等煽聚爲亂會巡撫鄧廷瓚蒞任乃詔鎮  
遠侯顧溥率官兵八萬人以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德  
監軍往討之溥與祖之孫也預異明史本紀書貴州黑  
苗叛證之土司及廷瓚傳  
卽都勻苗也今 是月更中鹽法初洪武時各邊開中  
參二傳書之

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  
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爲令也商人納米  
鈔給鹽恒苦守支至是戶部尙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  
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  
在通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乃奏請召商人納  
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

國初中米直加倍而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踊于是邊儲因之日虛

三編發明曰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爲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許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于

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闕不行夫商人挽輪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爲奏乞鹽所壅闕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見報中之急乃爲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如云商屯撤業邊粟翔貴獨不思塞下之地商可屯軍不可屯乎明食貨志稱成化時屯田法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論者不深咎此而徒責淇變法亦昧于輕重之計者矣

十一月丙申閉浙江溫處銀坑 是月停納粟例初成

化末以陝西河南諸省饑始開事例凡納粟者許爲監生吏典等項至是尙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傷輒行捐例以致正途壅滯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暮誰肯盡心職業又況前項人員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它日不貪財害民何由可得上是其言立命已之 十二月丁巳荆王見瀟有罪見瀟者荆憲王之孫靖王子也靖王三子次見溥封都梁王與見瀟同母見瀟怨母之暱見溥也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于寶

召見溥入後園捶殺之給其妃何氏入宮逼淫之從弟都昌王見潭妻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瀟髡馬鞭之囊土壓兒潭死械繫茆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弟樊山王見潒懼禍及已密以聞上召至京師御文華殿命廷臣會鞠見瀟引伏廢爲庶人錮之西內是歲吏部主事蔡清上疏畧曰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今士大夫皆謂罪可以計免功可以權得苟利其家朝廷之事不暇顧也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富過王侯朝廷錙銖取於民以爲士馬資者半入於庸將之家而

轉輸於權倖之門于是兵弱而不能衛民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勢也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賞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也若其本則在人主之一心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

理可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不易之則也上嘉納之

與致

諸書不載蔡清上書事此据明鑑補證之明史本傳言王恕時長吏部訪以時事請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据此則清乃上恕札恕納其言復行上奏耳明鑑所載在是年十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六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大學士

邱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

及一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然之勅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令復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時王恕主吏部爭之不得遂有隙 二月甲寅吏部訪得開國勲臣常遇春元孫復李文忠元孫瑯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以聞詔襲指揮使奉先祀時有滁人郭琥自言滁陽王子老舍四世孫老舍當宣德間曾以滁陽王親來朝至是琥遂昌之命予冠帶奉祀已而爲宥氏所訐宥氏者故滁陽王鄰太祖復其家令世守王墓者也禮部審滁陽王碑文王實無後老舍非王子復



奪其冠帶 丁巳擢布政使劉大夏右副都御史治張

秋河是時張秋屢決上深以爲憂命廷臣薦才識堪任

者時大夏方爲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興攷

據明史本紀三編在是年二月證之河渠志黃河條下特書宏治六年二月與本紀合而運河條下以爲七年

之春蓋大夏以六年往七年議治河志中未分析且下文所載正直夏汛將至漕舟鱗集皆七年大夏經營之

本末非二志自相矛盾也今分書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太

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甯

邨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靖

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諸臣抗節者夷齊之志

天下之大經也世之論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此皆不

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若練子甯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赦諸忠臣子孫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

文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庶祀之舉祖宗雄

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贈諸臣九廟神

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竟格不行

攷異據憲章錄法傳

錄明書皆係與世忠請褒恤方孝孺等于是月三編不載今據增

三月癸未賜毛澄

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甯夏地震連三年共二

十震夏四月己亥土爾番復據哈密善巴旣立諸番

索犒賞不得皆怨之尋阿穆呼朗又引別部默克塔

舊作

七力 人掠土爾番牛馬阿哈穆特怒潛兵夜襲哈密圍

之三日諸番莫肯捍禦沁布忌其立亦不援默克塔衛喇特以兵來助俱敗去乃執善巴禽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其城事聞卯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煩公一行文升曰西域人嗜利自古未有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張本兵未可遽出請改命大臣已酉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經畧哈密 庚申錄囚竝命南京法司暑月錄囚如京師 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庶子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吏

部侍郎張悅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

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

政異久旱求言揭本紀在是年四月

而東陽本傳列之五年其實五年並無久旱求言事疑誤記也

是月太醫院院判劉

文泰劾吏部尙書王恕大學士卽濬使之也濬與恕素

不相能是年考察恕奏罷二千入濬調旨留之者九十

餘人恕遂求去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爲恕所

沮銜之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

誘君文泰心動乃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

之訐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槩

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奏辨

且言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于文學多陰謀者主之

請賜廷鞠蓋指濬也詔下文泰錦衣獄詞連濬諸言官

亦交詆濬請竝逮頑對海上不悅降文泰御醫

攷異据明史七

卿表王恕致仕在閏五月蓋文泰之劾在是月故明史

稿書之四月癸丑今系之是月下而分書恕致仕于閏

月 五月丙寅小王子犯甯夏殺指揮趙璽 閏月乙

未免南畿被災秋糧凡一百八十萬石有奇應天巡撫

侶鍾復以饑告請截留蘇松常湖四府漕糧三十萬石

分振被災郡縣從之 是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恕

致仕文泰之貶也上責恕沽名令焚所餽板而置濬不

問恕再疏辨不省乃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廷論以

是不直濬

王世貞曰按縉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印公然  
三原止合畧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疏請廷鞫又以  
老學陰謀肆加詆斥大注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  
道惜乎無爲三原謀者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  
憲章錄爲賢者諱亦似未攷其事之顛末也

六月庚午京畿大旱飛蝗過京師自東南而西北日爲  
之掩者三日戶部請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督捕其直  
隸府衛及各布政司並令正佐官行視從之 壬申總  
督湖廣右都御史閔珪擊古田叛獍破之上年馬俊等

之敗沒也詔切責珪等珪乃與總兵官毛銳復進兵連破七寨餘皆就撫遂連定百餘寨獍患漸戢于時南京戶部員外周瑀上討獍三策謂桂林之古田柳州之馬平山勢綿亘徑複岡連大軍北進則賊南走西進則賊東走師甫退則賊盤據如故以是屢發兵討迄不能創賊所當厚集兵力環四面銳攻遏其奔竄之路以覆其巢撫定殘獍召還逋民編戶給田薄租賜復或析村附鄰縣或因俗置土官三年安堵然後班師此爲計長久之策如不能然仍止調附近官軍與土兵進勦則師期不可不早往者討獍之師大抵秋徵冬集春初入山雨

水既多瘴癘將發勢不能久駐若于六月調發霜降進  
攻不致迫于撤兵則深阻可窮而功乃克集且獾賊之  
叛雖常數十洞蝟起而倡亂特一二凶渠郡縣既聞竊  
發四五百里稟命制府議撫議勦輒淹旬時賊得以其  
間連結諸獾勢乃益熾若責成分鎮軍官乘其蠢動卽  
率所部偕郡縣吏以時撲滅則可不徵師不糜餉而事  
濟此二者亦剗賊之策也琦馬平人生長諸獾出沒之  
地知其情勢故所陳策頗得賊要領廷議皆是之下兩  
廣守臣議行而古田尋告捷守臣幸紆患目前遂置琦  
策不用

攷異周琦上討獾三策諸書不載三編書之是  
年目中據云琦策方議行而古田尋告捷是二



事同在一  
年今據增

是月改耿裕爲吏部尙書以禮部侍郎倪

岳爲本部尙書岳任事未久會詔取國師領占竹于四

川岳力諫不省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

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宣之舊岳請頒成

式從之

攷異諫取四川國師事法傳錄系之九月證之  
明史岳傳卽擢尙書後事今牽連竝系之是月

下秋七月刑部尙書彭韶致仕韶蒞任三年昌言正

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時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

人造成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

充陵廝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亾日

衆詔抗章極論皆格不行貴戚近習深疾之韶因連疏

乞休竟得請去 八月辛未雨雹大如彈丸平地壅積  
禮部尙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  
功之費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多見采納先是四  
方所報災異禮部歲終彙奏視爲具文岳在部乃以日  
月先後彙分條析復援證經史爲上懇切言之 甲戌  
免順天之河間保定等府被災夏稅是年以災蠲者兩  
京外蠲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  
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又免濟陽衛屯糧六萬四千  
餘石振則自蘇松外山東饑甚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  
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吏驗口給之凡活

饑民二百六十餘萬

死異以上各省獨振三編統系之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目中詮

之明史本紀于南畿山東之振皆遺之今據三編彙記于是年八月下

是月以都御史

白昂爲刑部尙書代彭韶也復召屠瀟爲左都御史以

代昂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

致異是年獨振悉具三編閏五月日

中惟漏却陝西今掘明史月日增

是月賜荆王見瀟死見瀟既繫西

內復自繫中摭奏見濛罪誣其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

詔遣使往按問不實見濛更奏見瀟嘗私造弓弩與子

祐柄有異謀驗之得實乃賜見瀟令自盡廢祐柄而以

見溥子祐桐嗣爲荆王 冬十月丙寅以災傷罷明年

上元燈火庚辰停甘肅織造絨氍 十一月庚申振京

師流民 是月詔舉天下材德之士隱于山林者順天

府尹唐恂舉布衣潘辰辰景甯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

以文學名吏部以其生長京師不錄至是恂復奏而給

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掌典籍會典

成進五經博士累官至太常卿一時士大夫重其學行

稱爲南屏先生

攷異潘辰事見明史陳濟傳言詔舉才德之士在宏治六年明書系之是年

十一月

十二月乙丑太白晝見

辛未以災傷復開

銀米事例備振濟之用 己卯敕天下填巡官修省

是月南京大雷雨拔孝陵樹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疏

論治河其畧曰黃河之爲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

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  
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爲患不過瀕河  
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  
而北則大爲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  
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  
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洩或河身  
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濫北決今惟躡上流東  
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  
潰之患北岸自無衝決之虞矣二曰扼塞旣殺水勢于  
東南必須築堤于西北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

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  
由淮入海則張秋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薦河  
南僉事張蘧四曰久任則請專任大夏且於歸德或東  
昌建公解令居中裁決也上是其言詔大夏議行之攷  
涂昇論治河諸書不載具見明史是歲擢布政使何  
河渠志書于六年十二月今據增

鑑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稅糧

七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興王之國安陸舟

次龍江有慈烏數萬繞舟至黃州亦然時以爲瑞謝疏

陳五事上嘉之

攷異事見明史本傳明人諸書皆系之  
是年正月以世宗故記之特詳今據之

二月甲子以去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敕兩京

羣臣修省求直言竝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從給事中馬子聰御史劉琬之請也。是戶工部尙書賈俊罷以侍郎劉璋陞任代之。河復決張秋時劉大夏以夏汛將至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三月癸巳貴州苗平先是巡撫邵廷瓚奉提督軍務之命以副使吳倬善計畫引贊軍事倬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之入寇伏兵禽之乘勢深入連破百餘寨生禽長脚以歸羣苗震懼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以土人世官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

治庶可久安于是設府一曰都勻州二曰獨山麻哈縣

一曰清平苗患自此漸息

攷異升都勻爲府屬二州一縣據地理志在宏治七年五

月蓋平苗奏報在先處置在後也今並記之

戊申勅兩畿捕蝗民捕蝗一

斗者給米倍之 夏四月丁亥錄囚 是月張海等自

土爾番還海與綏謙皆庸才行至甘州遣土爾番人歸

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至是阿哈穆特遣使

求貢說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廷議以番人譎詐謀弃善

巴閉嘉峪關絕番貢海等聞之大喜遂逐番使封關而

還言官劾其罪下獄尋貶秩

攷異據明史土爾番傳海等是在是年三編類記于

六年四月日中亦云明年證之明書憲章錄皆系之四月今據之

五月甲辰遣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會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攷異劉寧錫書張秋

河成于是月蓋因命李興等奉連竝記也明史紀遺治在五月河成在十二月今據分書之

是月

宣府山西河南有星晝隕 六月築高郵湖隄成賜名

康濟河初白昂治開封決河訖工遂自山東循運河而

南抵揚州議治之時御史孫珩郎中吳瑞方董南河事

皆謂高郵州運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開湖道

湖凡五十里湖東直南北爲堤洪武中障以土正統中

固以石屢決而復修其西北則與武安張良七里珍珠

甓社諸湖相灌注縈迴數百里每風濤作挾舟觸隄石

輒壞多覆溺者當于湖東開複河以避其險昂遂上其

議召工開鑿起杭家嘴歷清水潭抵丁志港長竟四十里兩岸壅土爲堤堤首尾置牐與湖通隄之東又置牐

四埭洞一至是成會大夏治張秋河奏上之致異白昂治開封決

河在前築高郵堤在後諸書並系之二年之冬牽連茲記耳三編據其成之日列其事于目今今從之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三編目云月之十九日乙巳也此據實錄明史五行志無月日

丙午命工部侍郎徐貫往蘇湖會巡撫副都御史何

鑑經理南畿水利時三吳水道湮塞給事中葉紳巡按

御史劉廷瓚乞遣官濬治乃命貫往貫上言自永樂初

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灑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

九十餘年港浦復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

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由白茆港入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漚涇洩天目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東南水患少息竝奏以主事祝萃自隨從之 南京六七兩月復大風雷壞孝陵樹 八月以李東陽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典誥敕時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推東陽入閣典之 晉徐溥少傅吏部尙

書謹身殿大學士邱濬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劉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丁  
亥以水災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是月南京地震時御史宗彝等請召致仕尚書何喬新

彭韶不報

攷異明史五行志于是年書云是歲兩京凡六震三編據實錄書于七月京師地震日中

云九月戊寅南京地震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復震凡可攷者三南京一見卽是年之九月惟九月無戊寅戊寅爲八月二十二日蓋八月丁巳朔也三編戊寅二字疑誤否則九月二字當爲八月之誤今但書是月不書戊寅

加吏部尚書耿裕兵部尚書馬文升俱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葉淇刑部尚書白昂都御史屠瀟俱太子少  
保 冬十月己未錄囚 是月立僉民壯法初正統景

秦間嘗募民壯願自効者然未定僉法至是以給事中  
孫鼎言令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二人五百里三人  
三百里四人百里以下五人俱于丁衆糧多之家選年  
力強者充之有司以時訓練遇有調發給糧以行而禁  
占役賄縱之弊富民不願者則上直于官官自募之攷  
諸書皆系僉民壯于二  
年今據三編本實錄也 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太監

蔣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胙及毆殺商人諸罪  
琮竟滅死謫充孝陵淨軍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復震

十二月甲戌張秋河工成初劉大夏奉敕治河時河  
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

治當治上流于是卽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屬之舊河使通漕運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上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連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上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曰安平鎮

攷異明人諸書皆系張秋河成于四月今日悉據明史紀志

己卯小王

子數犯甘涼永昌莊浪諸被掠者救填巡官恤其家給

以牛種 是歲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夏稅

致異是年免各省稅糧明史本紀不書  
月日統系于是年之末三編同今據之

前翰林院檢

討莊景以成化初與章懋黃仲昭等諫內廷張燈廷杖  
被謫尋授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旋丁父憂服  
除不復出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  
恕嘗欲葺其廬辭之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不赴大學  
士卬濬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是年有  
薦景者應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  
閣臣徐溥欲復起爲翰林濬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  
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

休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尙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  
二年卒天啟初追謚文節 前威甯伯王越以汪直黨  
被謫時議頗以越功大罪輕然竟無白之者上嗣位赦  
還是年越屢疏訟寃詔復左都御史致仕越時年七十  
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院事給事中季源御  
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

攷異以上二事據明史本傳  
皆特書于是年諸書不載今

增據